

明清戲曲家考略

鍾長鳳 著

葛洪法四百字丹青卷下為兩卷
 小傳係佛徒進今徑繼此明增補所待
 附刊元史亦載其智其山學博易子不
 知而後文相生若人請為修撰如佛所
 由亦亦大人國不傳文者一其書卷之
 一其書卷之十一其書卷之十一其書
 卷之十一其書卷之十一其書卷之十一
 其書卷之十一其書卷之十一其書卷之十一

清康熙年刊本



卷之十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清戲曲家考略

鄧長風 著



上卷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明清戲曲家考略

劉長祿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斜金二路 272 號)

經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译文印刷廠印刷

開本 320×1156 1/32 印張 20 插頁 5 字數 482,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

ISBN 7-5325-1746-2

I·874 定價：29.10 元

序

有人稱古典戲曲的研究爲“顯學”，這自然是有根據的。如果變換一個角度，稱之爲“晦學”，也未嘗不可。試看，詩、文、詞、曲雖在同一個層面上，但傳統的負荷太重了，經常發生傾斜，人們心目中曲的價值可上可下，並不那麼穩定；就史的一面看，許多戲曲資料深藏不露，尚待開掘，或者說，文獻研究工作的開展不太平衡，與近、現代銜接最緊的明、清戲曲，清理工作似乎剛剛起步。因此，戲曲研究要開新生面，那是好的，但由於缺乏堅實的基礎，這種研究多少要受些影響。

這兩方面的問題確乎存在：

比如，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吳梅村，大家是熟悉的，但說梅村又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戲曲家，知道的人就要打折扣。吳氏深諳戲曲的妙用，相傳他教學生，每當學生文思滯澀，就不要求他們硬寫，而是叫他們盡量放鬆地去看戲。無怪他的學生往往是詩人兼戲曲家：“太倉十子”之一的王朴作有《籌邊樓》等傳奇（合稱《巢松樂府》），沈受宏有《海烈婦》傳奇，黃祖顯有《迎天榜》傳奇，幾乎形成了“太倉派”，這難道是偶然的嗎？搞清楚這方面的情況，至少在描述吳梅村時能多一點神似。

要研究繁富龐雜的明清戲曲，我們首先會想到工具書。清儒有言：“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這句過頭話，無非提醒人們重視做學問的入門書。一部完整實用的曲目簿錄，一定具有收縮和開拓兩種性能。收縮，是盡量吸取前人研究的成果；

開拓，又有編著者自己的創見心得。這樣的書太少了。究其原因，是一些應該做的事還沒來得及做。許多作品存佚不明，即使有存本，也因未見著錄，欲讀無門，連最起碼的情節內容也說不清；許多曲家生平不詳，就更談不上精確的生卒年的記錄了。但這是基礎工程，無法迴避，何況前人已經開了個頭。

當然，從事這樣的基礎工作很辛苦，也很寂寞。爬羅剔抉，鑽古紙堆，而且花大力氣未必有大收穫。這裏，需要的是鍥而不舍的精神，珍惜點點滴滴的積累。甘之如飴地去坐“冷板凳”，這樣的人不會太多，鄧長風先生就是少數者之一，他的《明清戲曲家考略》是一項研究明清戲曲的基礎工程，凡是同道，自能感受到它的份量。

我好談清代劇事，對於明清易代之際的戲曲活動也很感興趣。長風去國之前，常來寒舍小坐，有時談曲，主題總落在明清戲曲作家作品的考辨上。他喜歡拿證據說話，務實不尚虛；還有，認真，一條資料，反復驗證，一絲不苟。旅美以後，暇餘不廢治學，讀書更加精勤，幾乎把可能擠出來的時間都“泡”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了。每次來信，總是談他的“新發現”，如何的“狂喜”，我想正是這最純淨的快樂，使他在短短幾年裏，寫成了“讀書札記”十五篇，加上性質相近的舊作，足有四十多萬言，成績十分可觀。

《考略》的中心內容並不是一般的作家論，而是着重在明清戲曲家生平和生卒年的考訂。像許自昌、鄭若庸、卓人月、陳二白、徐沁、周稚廉、吳震生、曹錫鵬等，都是明清兩代相當重要的曲家，但他們又沒有湯顯祖、洪昇、孔尚任那樣烜赫的聲名。湯、洪、孔，研究的人集中，不斷地問難質疑，事物的透明度就高。許自昌等人則不然，重要但並不聲名烜赫，曲目專書以及有關辭書、論文在介紹他們時，大多沿用第二手的現成材料，人云亦云，

以訛傳訛，籠罩在這些曲家身上的迷霧，遲遲不散。作者的考訂，做的就是驅散迷霧的工作，使我們開始讀到新鮮的材料，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例如《香草吟》和《載花鈴》的作者徐沁，拈出徐沁主名的，是嚴敦易先生，這已經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以後時有討論，沒有什麼大的突破和進展，原因是提供不出關鍵性的資料。《考略》從切實的資料鉤沉工作着手，終於找到了王澐的《桐川詩鈔》和《康熙山陰縣志》，然後才來訂正，如同驪珠在握，作家生卒年明確，生平清楚，徐沁這個人就是“立體”的了。

聲名烜赫的大作家，在戲曲史上佔有相當重要地位的作家，兩者加起來，仍屬少數。大多數的明清曲家，一直被冷落着。個別地來看，說他重要性不夠，可以；但誰也無法否認，他們是明清戲曲整體的組成部份，不摸清他們的情況，整體的面貌也將是模糊的。作者正是從這點出發，對“大多數”下了一番清理功夫。《考略》中“讀書札記”從十一至十五，加上不列入“讀書札記”的《七位明清上海戲曲作家生平鉤沉》、《五位明清上海戲曲作家的生平及其著作》和《十五位明清戲曲作家的生平史料》三文，涉及的曲家已近八十位，或考訂其生卒年，或是從無到有的史料鉤沉，或提供新的生平資料，一一歸入適當的歷史階段，有助於對戲曲活動的整體考察。如果有人編新曲目，看到這些成果，將會如何的驚喜！

戲曲學各個門類的研究都應有它的獨立性。早期，一般曲家常依附於戲曲作品，即是在介紹作品時就刊本提供的資料範圍附帶介紹一下而已，其局限性顯而易見。《考略》完全把曲家研究看成一個獨立門類，這樣，視野開闊了，取材的面也大為拓寬，詩文集、筆記以至家譜、方志都可為我所用。作者在資料搜掘上思維非常活躍，從暗中摸索到左右逢源，調動了試探、旁求、

聯想、反證種種方法，相當成功。他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發現了康熙鈔本《雙冠誥》，寫成《康熙鈔本〈雙冠誥〉及其作者陳二白》一文。這個本子，國內未見，其重要性並不限於一部《雙冠誥》，還讓我們認識了戲曲創作與舞臺演出的關係，看到了靜（作者文學本）和動（臺本的演變）兩方面怎樣推動戲曲發展的過程。此外，副產品也很可喜，鈔本之末有一行題記，正好借以確定陳二白的生年和劇本創作的年代（當然，“頑皮老兒”是否即陳二白，會有不同的看法），帶來了意外的收穫。

《考略》僅初發端，繼此以往，當有《續考》、《三考》。當然考訂是一項寂寞的工作，然而也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長風大可賈其餘勇，更上一層樓，不知以為然否？

陸 萼 庭

1993年8月

目 錄

序	陸萼庭(1)
七位明清上海戲曲作家生平鉤沉	(1)
附：關於拙作的幾點補正	(9)
倪蛻的生平及其學術貢獻述略	(12)
廖景文和他的《清綺集》	(25)
徐霖研究	
——兼論傳奇《綉襦記》的作者	(40)
附：徐霖和他的《綉襦記》(節錄)	(56)
五位明清上海戲曲作家的生平及其著作	(60)
許自昌和鄭若庸的生卒年	(87)
十五位明清戲曲作家的生平史料	(90)
《紫簫記》未成與政治糾紛有關	
——與徐朔方同志商榷	(104)
“枉築”難分、“強合”乃成的悲劇羣像	
——《紫釵記》人物論	(115)
呂天成《曲品》庚戌稿本初探	(125)
《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疑誤舉隅	(135)
讀《江南訪曲錄要》札記	(142)
論《傳奇彙考標目》別本的價值	(156)

關於幾部元雜劇作者主名之我見

——與莊一拂、邵曾祺先生商榷……………(175)

關於《古典戲曲存目彙考》的幾個問題……………(184)

周稚廉的生平及其家世鉤沉……………(203)

丁澎和他的《扶荔堂詩稿》……………(216)

卓人月：一位文學奇才的生平及其與《小青傳》之關係……………(227)

曹錫麟的生卒年和明清上海曹氏世系……………(252)

《吳中葉氏族譜》中的清代曲家史料及其他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一……………(276)

關於葉紹袁家世史料的幾點補正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二……………(301)

崑劇演出史料鉤沉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三……………(316)

張埴和他的《竹葉庵文集》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四……………(332)

《函海》的版本及其編者李調元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五……………(365)

附錄一 再談李調元的著作總數……………(398)

附錄二 李鼎元的卒年……………(408)

康熙鈔本《雙冠誥》及其作者陳二白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六……………(411)

《笠閣批評舊戲目》的文獻價值及其作者吳震生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七……………(430)

《香草吟》和《戰花鈴》的作者之再探索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八……………(442)

周昂的生平及其《咒魑記》傳奇的本事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九·····	(454)
瞿頤和他的《鵲歸來》傳奇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十·····	(468)
九位明清江蘇、上海戲曲家生平考略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十一·····	(482)
十四位清代浙江戲曲家生平考略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十二·····	(504)
四位湖北、四川清代戲曲家的生平材料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十三·····	(553)
十位清代戲曲家生平考略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十四·····	(564)
十四位明清戲曲家生平著作拾補	
——美國國會圖書館讀書札記之十五·····	(593)
也談清代曲家曲目著錄的幾個問題	
——寄自地球另一端的讀書札記·····	(610)
後記·····	(628)
校後記·····	(631)

七位明清上海戲曲作家生平鉤沉

明清兩代，上海地區曾湧現出一批戲曲作家。由於歷史的原因，對其中部份作家的生平，前人及近人的記載或過於簡略，或時有疏漏。筆者在檢讀方志、史乘及筆記、詩話中，陸續獲得其中七位作家的生平材料，綴述如下。

張 昉

明代戲曲家張昉（號友蓮），作有傳奇《木樵記》，今已佚。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將張友蓮列入清代作家，並云：“未詳其名，江蘇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生平無考。”其實張昉的生平略可考見。

范濂《雲間據目鈔》卷一“張昉”條云：

張昉字元旻，號友蓮。公負萬才，力貧苦學。宗歐、曾五七言詩，典則有大唐風。尤長於選。真草書臨摹山水，皆得晉元風骨。性不嗜從王公大臣市蜚語之譽。故行年七十，無所知名。邑令屠長卿，思一見其人，坐索畫手卷，以贖金百兩為壽，公謝却之，卒不往見。蕭然一身，不能接餽。陸大行彥章，為假居僧寮一椽，時佐酒米。公曰：“此賢者之惠也，不妨吾康。”郡人兩高之。

范濂與張昉為生平至交，尊稱張昉為“真山人”；《雲間據目鈔》卷首有萬曆癸巳（二十一年，1593）高進孝序。因可推知張昉約生於1520年（正德十五年）前後，一生經歷了嘉靖、隆慶、萬曆

三朝。

張昉小傳還見於乾隆五十三年刊本《婁縣志》卷二十三及嘉慶戊寅刊本《松江府志》卷五十四。兩傳文字稍異，茲錄《府志》如下：

張昉字元旻，華亭人。性狷介，固守窮約，或竟日不舉火。董傳策慕其人，以幣交，不受；訪之，亦不報。邑令屠隆造訪，避弗見；贈金，弗納；索詩，不與。惟陸彥章饋以酒粟，輒受曰：“比賢者之惠，不妨我廉也。”其詩集存彥章家，書畫皆得古文風骨。居南郊之敝廬，曰“蚊睫巢”。一童力作，日得粟以供食。童死困甚，假道院以居，年七十餘卒。

張昉的詩作，《婁縣志》卷十二《藝文志》著錄《友蓮詩》一種。《青浦縣志》卷二十七《藝文志》亦錄曰“《張友蓮詩》，張昉著”。集今已佚。

范文若

范文若是明末頗有名聲的戲曲家，著傳奇十餘種，今存《博山堂樂府》三種，為《花筵獻》、《鴛鴦棒》、《夢花酣》。其中前兩種當時即已演於場上（見《祁忠敏公日記》）。沈自晉曾將他的不少劇曲刻入《重定南詞新譜》中。有人甚至將他與湯顯祖相提並論。

《古典戲曲存目彙考》著錄范文若生卒年作“？～1643年以前”，又云“生平事迹無考，僅知其年壽不長”。其實范氏的生卒年和事迹皆可考見。

《松江府志》（嘉慶戊寅刊本）卷五十五云：

范文若，字更生，初名景文，上海人。萬曆三十四年舉於鄉，與常熟許士柔、孫如圭、同郡馮明珩、崑山王煥如五人為沸水山房社，以奇文鳴一時。四十七年成進士，知汶上縣，以嚴察為治，調秀水簿書，填委不廢簡牘；再調光化，意不自得，或兼旬不治事。烏舟往來江漢間，

以鈞筒詩卷自娛。遷南京兵部主事，爲考功陳某中傷左謫，稍遷南京大理寺評事。以憂去官，卒於家，時年四十八。文若美姿容，工談笑，雅慕晉人風度，好爲樂府詞章，識者擬之湯臨川云。

葉夢珠《閩世編》卷五云：

范文若，生而英敏，九歲能文，年十七而舉於鄉，成萬曆己未進士。兩仕劇邑，著績遷部曹。以家隸發難，被刺而卒。子五人，四有文名，鼎革以後，世業竟無餘矣。

范文若“萬曆三十四年(1606)舉於鄉”時年十七，可知他生於萬曆十八年(1590)，活了四十八歲，當卒於崇禎十年(1637)。

范文若早年涉訟范、陸兩家爭嗣一端，以及晚遭家僕擊殺情狀，見《上海縣志》(嘉慶十九年刻本)卷十九引《說夢》：

范文若生而穎異。甫數歲，試童子科，郡守許繩齋見其韶秀，能文善書，應對敏捷，抱置膝上曰：“世間何物爲寶？如此子乃真寶耳。”丙子(按當作“丙午”)舉於鄉。先是，文若之父有一妹，嫁於陸，早寡，夫族貧甚，懷妊而歸，依其兄歲餘。陸有老僕，經過范後門，見此婦在籬間曬穢納，遙問之，曰：“男也。”此後絕不聞問。迨文若貴而陸群起言曰：“此實陸之遺腹，范固攘以爲子耳。”訟之官，而寡婦久物故。范老曰：“妹實產一男，不周歲而死矣。”陸乃引老僕爲證，而老僕自隔離門答而外，絕不知其後事。官以陸爲誣妄，杖而驅之。文若恃才誕傲，故不能通顯。里居時，值天暑，納涼書室，家人劉貞懷利刃直前，洞刺其胸。太夫人聞變往救，母子俱殞。

李 宜 之

李宜之，嘉定人，著有雜劇《步非煙》，已佚。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謂其“生平事迹未詳”，失考。

《嘉定縣志》(光緒庚辰重修本)卷十九《文學傳》載：

李宜之，字縉仲，諸生，居南翔，庶常名芳子。三歲孤，長負異才，

4 明清戲曲家考略

博綜今古。嘗言“二十一史”或紀志表傳不符，或官爵姓名謬誤，或年月時世互差，擬刪其繁複，勒爲一編，未就遭變，家破子殲。時宜之客金陵，歸寓侯氏東園。

李宜之的大致生卒年代亦略可考見。

李宜之的父輩爲三昆仲：元芳、名芳、流芳。李流芳卒於崇禎二年己巳(1629)，其生年當爲萬曆三年(1575)。李名芳爲萬曆二十年壬辰進士(1592)，《嘉定縣志》卷十九李流芳小傳中云李名芳“幼負異才”，時年假設在二十至二十二歲之間，則當生於1571—1573年；他只活了二十九歲，卒年當在1599—1601年之間。名芳卒時李宜之才三歲，故李宜之約生於1597—1599年前後。

李宜之曾以“寓園居士”名爲吳偉業的《秣陵春》傳奇作序，時在順治十年(1653)。後來吳偉業於順治十一年至十三年爲宜京師，得近帝側。《嘉定縣志》李宜之小傳附記及此事云：“世祖曾於海澱覽其參定《秣陵春》曲，問寓園主人何姓名，祭酒吳偉業以嘉定生員李宜之對，而宜之已前卒。”

由此可知，李宜之當卒於順治十一年至十三年(1654—1656)之間，壽或未及花甲。

《嘉定縣志》卷二十七《藝文志》著錄李宜之著作有：《猗園詩集》四卷、《寓園文集》三十卷。下注云：“李宜之著，吳偉業募刻。”《纂疏》云：“《猗園集》三十卷、《寓園集》一百卷。”錢謙益《序》云：“縉仲搖筆千言，傾江灑海，自遭坎壈，漸歸平實。”

四卷本《猗園詩集》和三十卷本《寓園文集》，大約是當時已付刻的卷數，今皆未見。清人陳濟生輯《天啓崇禎兩朝遺詩》，曾輯入李宜之詩。惜今存《天啓崇禎兩朝遺詩》殘本中，李宜之的詩及小傳皆已佚去。

張 一 鵠

張一鵠爲明末清初戲曲家，《傳奇彙考標目》別本著錄其《三合掌》一本，今已佚。張一鵠小傳見《松江府志》及《金山縣志》，然皆未詳其生卒。據葉夢珠《閩世編》可推知其大致：

吾郡張氏，支派甚多。以予所聞，學士里友鴻一鴻（按當作“一鵠”），其尊人醉石，故孝廉也。家頗殷厚，由邑庠入太學。易代後，往往爲鄉黨所侮。年逾五十，奮志北上，中順治丁酉順天鄉榜，戊戌進士，除授雲南府司理，年將六旬矣。以奏銷議降歸，優遊林下十餘載而卒。

張一鵠以順治丁酉（1657）中舉，戊戌（1658）登進士，這時已經五十多歲了。他出仕雲南推官時在康熙元年（1662），當年即歸故里。他活了七十歲左右，其卒大約在康熙十二年（1673）前後，因而其生當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前後。張一鵠曾於崇禎五年（1632）入幾社，其時大概還不到三十歲。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記張一鵠爲“順治戊辰進士”，誤。順治無戊辰年。張一鵠還著有《野廬集》、《滇黔詩》，皆已佚。

繆 謨

繆謨，婁縣（今屬松江）人，其小傳見《婁縣志》（乾隆五十三年刊本）卷二十五及《松江府志》（嘉慶戊寅刊本）卷五十九：

繆謨，字虞臯，幼學廢書。焦徵君袁憲見其詩，勸之學。遂從袁熹遊，補諸生。晚年，張文敏照薦入律呂館，旋告歸。謨詩文清麗，尤長樂府，論者比之姜白石。

《婁縣志》卷二十六有焦袁熹小傳：“焦袁熹，字廣期，世居歇浦南，學者稱南浦先生。康熙三十五年登鄉薦。……雍正三年（1725）母病，袁熹年六十六矣。……年七十六卒。”可知其生卒年為1660—1735。

張照（1691—1745，死後謚曰文敏）也是一位戲曲家，又是婁縣人中仕途最為顯達者，官至刑部尚書。張照受命主持律呂正義館，並負責重修《律呂正義後編》，事在乾隆六年（1741）十一月。

繆謨受張照之薦時已入“晚年”，他又是焦袁熹的晚輩，故其生年大約在康熙三十年（1691）前後，年齒或與張照相近。

繆謨作有雜劇《銀河曲》，今存鈔本，叙七夕牛女故事。卷首有清暉主人張興載題記，知係張氏於乾隆乙酉（三十年，1765）得之故紙中，其時繆謨已去世。

張興載與張照同族，是張照的姪輩。題記中並有“家大人暨從伯父、先叔父皆受業焉”語。繆謨與張家的淵源，又見於廖景文《古檀詩話》：

文如其人，詩亦有然。華亭繆明經雪莊謨，人極清癯，詩如《詠雪》云：“卷簾半樹帶花落，吹燭一窗如月明”，《酬令舅》云：“詩草未完許先看，觥心已凸尚教斟”，皆不食人間烟火語。先生尤長於詞曲，館幻花先生家，賓主極歡，垂數十年。歿後，為營葬於細林山麓。芋村又取雪莊同陸九文漳西霞詞合刊，以表師友遺稿。是可知古道交尚未泯人間也。淡吟樓應不朽矣。

這裏所說的“幻花先生”，即張照之叔張梁，康熙五十二年（1713）進士。芋村名張夢鰲，張梁之子，張照的從兄弟，亦即是繆謨的學生。淡吟樓為張梁所建。張夢鰲當是張興載所說的“家大人、從伯父、先叔父”三者中之一了。細揣上述繆謨館於幻花先生家數十年語，則他在應張照之薦入律呂正義館之前和之後，似均館

於張家。繆謨可能活了六十多歲。

繆謨的著作，除《銀河曲》（一名《繆雪莊樂府》）外，尚有《繆雪莊詩集》、《雪莊詞》、《雪莊雜記》。據《雪莊雜記》佚文，可知繆謨與細林山指松上人爲友；而張梁又曾延請見性師者入指松庵主講。廖古檀（景文）與見性師者爲舊交，與張夢鰲爲好友。因而，廖景文也很可能與繆謨熟識。廖景文也是一位戲曲家，著有雜劇《遺真記》，今存；另兩本雜劇已佚。廖景文的年歲大約晚於繆謨二十年上下。

徐 春 和

徐春和小傳見光緒《嘉定縣志》卷十九：

徐春和，字瞻雲，一字肖齋。諸生。沈潛經學，貫串箋疏，旁及音律、丹青、地輿、醫術，既乃專攻曆算，極深研幾，心悟其妙。錢大昕《三統術衍》嘗屬校正。嘉慶戊辰卒，年五十八。

據此，可知徐春和生於乾隆十六年（1751），卒於嘉慶十三年（1808）。

《嘉定縣續志》（民國十九年刊本）附《前志補遺·藝文志》著錄徐春和著作有：《律呂相生辨偽》（樂類），《唐書直筆新例正訛》（史學類），《三統術衍訂訛》（天文算法類），《青燈殘管詩草》（別集類），《蝸牛角》傳奇、《聽鵲吟詩餘》（詞曲類）。

【附 記】 張增元同志曾引述以上材料（文見《文史》第24輯），文字稍誤；並云徐春和“生於乾隆五十一年”，亦誤。